

北京四大傻:“抽烟抽中华,吃饭点龙虾,购物到燕莎,小姐带回家。”前三样都是铺垫,属于陪绑,绝对无辜!

上海人讲究实惠,欣赏简单,追求“一刮两响”,喜欢“一鸡三吃”,段子也是有以当十,比如“上海第一蠢”,有上联,无下联,号称“独联体”,这是我最近的有感而发的感慨。

“上海第一蠢”,指“开车去闹市闲逛”,纯粹“轧闹猛”。

东北铁路线路最密集,上海地铁线路最密集,上海人的耳边语:上海地下是空的!都是地铁线路,呈蜘蛛网状。在上海做人,最大的痛苦:花甲之年看地铁示意图,一团绒线,散成一地绒线,摊于一地、乱于一地、眩于一地,足以让你头旋心痒眼皮跳、手足痉挛拍掌心。

在上海,下只角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我的“旧居”在大杨浦,以前是下只角,现在有4号线、8号线、10号线,2012年底开通12号线。上海一大特色:“地上

牟体是人民日报美术编辑牟紫东书写设计的美化报版的标题字,也是印刷字体用个人姓名冠以书体称呼的极少个例之一。由于铅字印刷,一个字大小只能一副字,汉字又数量繁多,在上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推出了长牟、扁牟,作为黑体标题排版用的两副不同的字体,在那时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而要一个人担当设计书写更是一个艰难浩大的工程,实在了不起。

人民日报一用,各地方报纸都要纷纷跟进效仿,因为美化加强宣传效果的目的,全国出版同仁是强烈一致的。尤其到了后来,牟体还蕴涵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在“文革”中,人民日报的牟体无形中变成了一种“专用字”。当时



又一次疗养结束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

说疗养院伙食不好,不公平。然而我们这些都有“三高”的朋友,却不敢随便品尝,因为大多菜肴不是太油就是偏甜,更不利控制“三高”。

已多次到这家地处南方山区的疗养院疗养,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院方的数据库里都有详细的记录,按理应对我们这些“三高”朋友针对性地烹饪一些菜肴,这也是不难做到的,如果能在我们吃饭时,再由一位营养师进行讲解,这样的疗养恐怕才是名副其实的“疗”和“养”吧,可是疗养院从来没有这样的动作。

每次离开疗养院前,院长总会给每个人发一张意见表评议打分。这次,照例还要走这个看起来很像模像样的程序。这么多年来,太多的评议,或者测评以及其他考评等等一类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所以疗养的人都懒得认真填写,只是

内环线,地下4号线”。4号线是上海的地下内环线,也是箍桶的圈,将上海老城区绕一圈,箍成一个圈,4号线可以换乘任何地铁线,我为此写过《4号线是百搭线》。我的公司分支机构,均在地铁旁;我给儿子买的按揭房,在地铁旁;我设宴请客,地铁旁是唯一选择;朋友请我,我唯一要求在地铁旁。最大好处:准点准时;最大优点:风雨无阻;最大实惠:便宜快捷,短距离比飞机快,长距离比汽车快。

地铁里最宜看书,尤其背外语单词,不仅灯火通明,而且无熟人、无访客、无琐事、无座机,无突如其来、心惊肉跳的打扰。忽开忽停,嘈杂变幻着节奏,不断刺激你中枢神经,始终保持兴奋。倘若独居书房,静谧足以致人昏昏欲睡。

坐地铁的最佳时刻:上班后的9点半后,下班前的4点半前,上车有座;可以肆无忌惮:歪头抱胸

中央发布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人民日报都是用三号长牟体发表。中央一用,地方各报也一定要跟进采用。这差不多成了当时报纸的一道特色风景。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最高指示一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当然不用说会用3号牟体发表,上海的解放、文汇也都要用3号牟体跟进,刊登最新指示。

牟体到了70年代更是担当了重大政治使命的一个

角色。在这里,我们印刷研究所当年从事设计的过来人不得不要把这段光彩的历史展现给大家。毛主席晚年视力不济,患上了白内障,可老人家又酷爱阅读古典名著。身旁的工作人员关心主席的健康及阅读习惯,提出用一号长宋



灯花

稿字来排印,后来发现太细,就又想到了牟体,但人民日报备用的牟体字数大大地不够用,于是中央就把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落到了我们上海印刷研究所活字室来,只不过当时活字室早已到了字模一厂,时间是1974年春。

上海的字体设计力量雄厚,拥有一大批老一辈的设计人员,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担当这个重大政治使命,义不容辞。于是中央要求全国三地字体设计人员集中在上海搞“大会战”。那时北京新华字模厂的高手华蔚苍、戴勇、方钦德(哑巴,电影明星方化的弟弟),还有周秀英,湖北文字605厂钱惠明、钱涣庆、郑家玲等等都会聚到

评议表

宋跃辉

每次疗养院列出30多个也都是像模像样的项目让你评议。因此我们每次打分时都相视一笑,不假思索地刷刷地都给了最高分。不过疗养院心里也是很清楚的,给了最高分的,甚至就是最低分,还不如一张作废的评议表,可它又确实确实是一张令人“满意”的有“价值”的评议表。年底总结时,将客人打的高分公布出去,是很说得响的,尤其上级领导听到这样的高分,心里虽然清楚

伸脚;可以发酒疯;车厢里一路醉拳;可以发羊癫疯:跳一曲街舞。

坐地铁的最大益处,司机变老爷,赴宴能喝酒了!哪怕醉醺醺。醉酒坐车与醉酒驾车,前者遭白眼,后者吃官司。

地铁出行,成本最低,风险最低,尤其赴宴,总在最堵的黄昏时刻。倘若驱车前往,开开停停,左让

右避,你不碰别人,别人要碰你,为此,你必须瞪圆眼睛,始终像个哨兵,不敢稍息,永远立正,不能下岗。前方常出交通事故,此时进不得、退不得,你不幸有些前列腺,有幸有些文化,文化就是知耻,那么文化逼得你不敢下车撒野,尿感憋得你脸红心跳、手心出汗。总算虎口脱险,到了饭店,“跷脚到了,会议散了”,一桌客人站起来了,拍拍屁股互说再见。

我喜欢坐地铁出行,以“地下工作者”自诩。打的到地铁口,租

还原历史要全面

何鑫渠

客观讲,以上四件事确是事实,但要还原历史,一定不要以局部的真实代替全面的真实,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对家乡名人的偏爱而故意掩饰他们曾经有过过的过错!只有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才是对历史负责!

除了宣传马步芳派兵抗日、兴办教育、禁止毒品、绿化环境四件利国益民的事外,余事只字不提。光看此公馆,马步芳简直成了圣人。

了上海。记得那时借了军工路上海水产学院作为工作场地,星期天都不休息,吃、睡、工作在里面,真的是大会战一场。用时几个月。当时这么多的字体设计精英集中一起还觉得人手不足,又临时增加了一些上海美专刚毕业的小青年来支援字稿的填墨工作。36榜长牟黑也就2号标题大小,比起原先1号长宋自然要粗壮醒目得多。而靠这字的原创牟紫东一个人写是完不成的。因此,由全国设计人员集中完成的新长牟体才是真正为毛主席印古籍书用的专用字,而那批在“文革”中印的书就称作“大字本”。据说主席很满意,非常感谢操办人员,并说所用费用由他的稿费支付。

那是注了很多水的,但也会为此高兴的,因为赞美总比批评好。疗养院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有名有姓有单位的客人评议表大做文章,向其他单位展示自己的优质服务,在这些“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前,还能承揽到更多生意。

这次回程路上,我们这些“三高”朋友都有些担忧,连续几天吃了这样偏油偏甜的菜,对自己的“三高”究竟会产生多少危害呢?不管有用无用,为什么不在评议表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不写白不写,说不定意见提多了,疗养院会有所改进呢?以后我们还要去疗养,需要我们给出一个正确的食疗方法,我们这些人的“三高”指数下降是要倚仗他们指导的。

下次疗养,一定要认真真在评议表上写上这一条意见。如果还不提意见,仍然给最高分,最终“三高”恐怕会废了我们,甚至要了我们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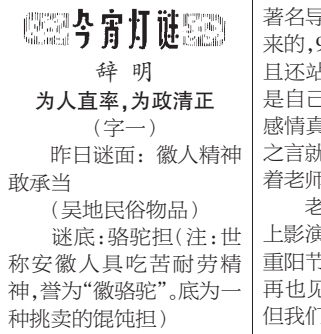
车费不会超过市中心的停车费。喝完酒坐地铁回家,出了地铁口,安步当车,正好消食。皓月当空,碎影满地,清风徐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岂不快哉!倘若开车来回,尤其餐后,等于端了一碗油水,四平八稳、不漏不漏,淤积于腹,培育“牛腩”。

从投资回报率来看,地铁便民但不赚钱,只有国家投资,我们属于“搭便车”,偏偏还要买车开车,尤其家住地铁旁,等于太监花钱娶老婆,只有欣赏价值,没有使用价值!豁胖之余,有些练蹻。

中产阶级的标志:有房有车。在上海,车,是个累赘,有些“二”。二,是北京话,相当于上海的“蹻”。

蹻与笨是堂兄弟,笨有救,因为谦虚,通过反复训练可以“脱敏”;蹻则无药解,源于它的四大病理特征:“笨么来的咯笨,梗么来的咯梗,问么不肯问,讲讲依还要恨。”就是“死不领盆”!

历史要真实自然是不对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全面才对。这本是老生常谈的道理,成语《盲人摸象》,就批评和讽刺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但现实中以偏概全现象比比皆是,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名人的评价和介绍上表现得很突出。去年南京做了一尊秦松坐像有网友猜测或许是為了表彰秦松降金换来了南宋松州十年安定与高度发达的经济,后迫于舆论,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回应,已“永久封存”,并择日公开销毁塑像。



闲时喜欢去古镇转转。不管是市内的七宝、召稼楼、朱家角,还是市外的乌镇、周庄、枫桥,是古镇就行。曲曲弯弯一条河,弯弯曲曲一道街,一间间有点怀旧味道的日用杂品铺,一个个有点恍若隔世的美味小食摊,一簇簇前推后拥的男女老少,那种气氛让人放松,还有点慢生活的满足感。

最讨厌的是进古镇买门票,而且价格恶狠狠,即使是么二角落的冷僻地方,人气尚未起来,也在街口设起一关、造起一岗,进门就是一刀,哪怕小孩也不放过。

我有一个朋友,也喜欢兜古镇,为省门票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要么赶早,在门岗上班前进镇;要么溜晚,在门岗下班后入镇。赶早,就得早起,早上路,像做贼一样,没了休闲的意思;溜晚,休闲倒是挺休闲的,但是日落人散,既缺了氛围,也少了情趣。

有的古镇已经觉察到像我这等平常人的寻常爱好,开始撤岗免票了。于是,人气四起,人声鼎沸,访者满街,消费倍增,主客皆大欢喜。为图路近,我常去召稼楼。那天站着队买我心仪的油墩子时,念及将来被门票坏了心情,所以向老板娘打听虚实。老板娘说,这里不会收门票,否则他们就更难做生意了。

太太喜欢七宝。自从外甥女推荐了河边桥头的那家糕团店后,就更是经常念叨七宝了。也难怪,每次去,每次都有长长的队伍排在门前,等候刚刚出炉

“老爷子走了”。一接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需细问,我明白是白穆老师离我们而去了,心头倏然间沉沉的,像被什么堵了。

在上影演员剧团,大伙习惯称白穆为“老爷子”。这是尊称。作为长者、前辈、当年的剧团领导,他自然受到大伙的敬重,可他从从不倚老卖老,朴实厚道,和蔼可亲,和年轻人在一起,从没没小无规无矩,说句笑话,抖个段子,乐乐呵呵,那氛围就和家里一样,于是大伙视其为他家里人,一口一声“老爷子”,叫得既亲切又顺溜,每个音节都流露出大家对他的爱戴和真情。

“老爷子”,活了92岁,其中有70多年献给了表演艺术,资格也够老的了。从话剧舞台到水银灯下,老爷子一路风尘一路坎坷走了过来,在近百部话剧和四十多部电影中留下了他的梦想和追求,也使他的演技日臻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更难能可贵的是,演艺圈的人都明白,演反派人物很难成大业扬美名,可他乐此不疲,和坏蛋结下了不解之缘,演得得心应手。他塑造的角色,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敌军参谋长,还是土绅恶霸小地主,都演得神情毕肖、人各有貌。他的表演没有斧凿的痕迹,也没有丑化的成分。在他看来,反派人物也是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心理轨迹也得符合常人的逻辑和自身的性格特征;因此决不能拿捏拿调、装腔作势,标签化、符号化。即便在“文革”期间,文艺作品都强调阶级性,人物都呈现出浓烈的脸谱化概念化,可他出演《春苗》中的乡村医院院长杜文杰,依然依据于生活,从人物出发,以平实自如的表演去刻画人物的性格,一招一式、一言一行都那么真实可信,让人啧啧称妙。

老爷子特温和豁达。他做事稳重老成,说话慢条斯理,不急不躁,幽默风趣。他是名角,也是高知,但他行事低调,随意谦和。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喜欢悄悄地站在后边,不愿意抛头露面抢风头,更讨厌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早几年,他的一个儿子在澳洲不幸遇难,亲属朋友同事,凡知情者为了不让他悲伤,都想着法子瞒他。其实,他是个聪明人,长时间的隐瞒怎能不被他觉察。但他像煞无辜地忍受着,他不愿意去捅破这善意的谎言,他理解大家的心愿。

这两年,因为年事已高,他常犯病,尤其是老年性气管炎一发作就得住医院。即便身羸病榻,可他还是笑咪咪乐呵呵,让每一个探访者能强烈感受到他的真诚和达观。我最后一次见到白穆老师,是去年的纪念著名导演张骏祥的座谈会上。他来了,是从医院请了假来的,90多岁的人拖着病体,非但坐了两个多小时,而且还站着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他没备稿子,讲的全是自己跟随张骏祥先生拍戏的经历和感受,语言朴实,感情真挚,话语间充满了感激和敬重。短短一席肺腑之言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的心里装着老师、同事和朋友。

老爷子走了。今年,在上影演员剧团年年举办的重阳节敬老活动上,我们再也见不到白穆老师了,但我们心里永远装着他。

的荠菜糯米团子。我是一向认为,糯米团子应以甜馅为正宗,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认定咸馅才是至上的美味和理所当然的正宗。

我喜欢召稼楼更多一些。因为住在浦东,借道中环,一马平川。况且,一向不喜欢刚下中环、又上内环地兜到浦西,与人抢道轧闹猛。而且,这里车位充足,泊车方便。停车场边,还可以就便采购一些新鲜时蔬。恰逢时令的话,还能买到河鱼河蚌、芦苇枸杞之类的东西。

关键在于太太喜欢荠菜糯米团子,而这里有一家本地人开的店,同样做得非常地道,价格也算公道。可以现买现走,也可以在临街的小店堂坐下,一边听老板老板娘谈他们的创业史,一边慢慢地品尝这道沪上美味。

我惦记的是第一次前来此地时吃到的油墩子。两元一只,硕大的个头,金黄的脆壳,玉白的馅儿,一口咬下,香喷喷、热腾腾,我就像在演穿越剧似的,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回到了大饼油条脆麻花的时代。这些年,中心城区,偶尔还能遇见油条麻花,可是十足美味的油墩子,真是久违了。

我去朱家角时吃过油墩子,前几天在苏州郊外的太湖湿地也吃过油墩子,但是,卖相、口感都比不过召稼楼。在我,幸福通常并不需要很多理由。一只热乎乎、香喷喷、外壳黄灿灿、内馅胀鼓鼓的萝卜丝油墩子,足矣!

『老爷子』,我们心里装着你

许朋乐



的荠菜糯米团子。我是一向认为,糯米团子应以甜馅为正宗,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认定咸馅才是至上的美味和理所当然的正宗。

我喜欢召稼楼更多一些。因为住在浦东,借道中环,一马平川。况且,一向不喜欢刚下中环、又上内环地兜到浦西,与人抢道轧闹猛。而且,这里车位充足,泊车方便。停车场边,还可以就便采购一些新鲜时蔬。恰逢时令的话,还能买到河鱼河蚌、芦苇枸杞之类的东西。

关键在于太太喜欢荠菜糯米团子,而这里有一家本地人开的店,同样做得非常地道,价格也算公道。可以现买现走,也可以在临街的小店堂坐下,一边听老板老板娘谈他们的创业史,一边慢慢地品尝这道沪上美味。

我惦记的是第一次前来此地时吃到的油墩子。两元一只,硕大的个头,金黄的脆壳,玉白的馅儿,一口咬下,香喷喷、热腾腾,我就像在演穿越剧似的,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回到了大饼油条脆麻花的时代。这些年,中心城区,偶尔还能遇见油条麻花,可是十足美味的油墩子,真是久违了。

我去朱家角时吃过油墩子,前几天在苏州郊外的太湖湿地也吃过油墩子,但是,卖相、口感都比不过召稼楼。在我,幸福通常并不需要很多理由。一只热乎乎、香喷喷、外壳黄灿灿、内馅胀鼓鼓的萝卜丝油墩子,足矣!